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诠释与实践

张鼎国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诠释与实践

张鼎国 著
汪文圣 洪世谦 编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诠释与实践 / 张鼎国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2123-1

I. ①诠… II. ①张… III. ①阐释学 IV. ①N0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086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诠释与实践

张鼎国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123-1

2016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 52.00 元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编 委

丁 耘	王庆节	方向红	邓晓芒	朱 刚
刘国英	关子尹	孙周兴	杜小真	杨大春
吴增定	张 旭	张再林	张廷国	张庆熊
张志扬	张志伟	张灿辉	张祥龙	陈小文
陈春文	陈嘉映	庞学铨	柯小刚	倪梁康
靳希平	熊 林			

常 务 编 委

孙周兴 陈小文 倪梁康

《中国现象学文库》总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 年 10 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港独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

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文库》初期以整理旧译和旧作为主,逐步过渡到出版首版作品,希望汉语学术界现象学方面的主要成果能以《文库》统一格式集中推出。

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藉《文库》这个园地,共同促进中国的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2007年1月26日

主 编 序

有了资深学者陈荣灼兄与陈宣而及洪世谦两位新进学者分别从不同身份与角度来为鼎国的论文集写序,我的这篇序文真是有点多余,但我不妨以另个立场,也就是将此论文集编辑的来龙去脉做个说明,作为这短短序文的主要内容。

去年(2010)9月9日尚以系主任身份在开校务会议的时刻,我突然收到鼎国爱妻慧卿嫂的电话,谓鼎国已走了。我匆匆地回到系办,将此噩耗告知当时在系上的助教与几位同仁后,随即赶到医院。慧卿嫂引领我去瞻仰鼎国的大体,在行三鞠躬礼时曾对鼎国说:我们会将你的后事办好的。

除了为鼎国办了告别式与追思会外,系上还有一份更大的任务是为鼎国出版他的论文集。

鼎国长期以来可说是因公而忘私。为了学生、系院校、台哲会、国科会、教育部的公事,竟挪不出一些时间与心力将过去所发表的论文集结成一本有系统的专书出版,以至于对于升等的私事他也毫不放在心上。这充分表示鼎国是一位注重实质内涵而毫不计较形式名利的学者。

但或许常人之区分实质与形式对于鼎国已不是个问题。在参与他几年来主持的经典读书会,以及了解他一而再主持申请哲学经典购书计划的用意,更鉴于他重视对话的诠释学学风背景,我想鼎国关心的是海德格尔所重视的实作(Vollzug),而一切的内容(Gehalt)与关涉(Bezug),更何况是常以外在关系(relationship)来呈现的形式,

更要以实作为基础。

我以为海德格尔企图将实作的概念作为一般所谓实践的前置条件,这个实作是从海德格尔所说事实性生活经验中泉涌其动力出来的。鼎国在一种极为素朴的生活中对于事实性生活经验有着强烈的敏感度,故我觉得他的实践感是极为根本的。他在辞世前几年重视康德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似乎是重视康德就之而谈的审美判断;但他更关心海德格尔的政治哲学,类似汉娜·阿伦特之将共通感关连到政治哲学去。这或许即是鼎国所重视的深刻而根本之实践意义所在。

如果对话与书写本身也是一种具动态性实作的话,那么所呈现出来的一本书就是建立在外在关系的静态成果。我不知鼎国是否认为我们为他编辑论文集是多余的,因它毕竟少了在书写中自我对话的内在张力,更遑论与他者对话时的思想激荡。

但就如同鼎国另一方面购置哲学经典的动机在于让学子能与经典有对话的机会,鼎国也该会允许我们集结其论文成就一家之言,并以经典的面貌让莘莘学子常与之对话,从而让后学有机会承继其实作的脚步吧!

目前在鼎国的学生中,洪世谦算是较早从国外学成归国任教者。我们就委托他带领着鼎国的其他学生,将鼎国历年来的论文做了一番汇整。世谦曾建议了几个可能的论文集书名。我有个机会在广州和中山大学的倪梁康谈及书名的事,因他也想为鼎国的书在大陆出简体版本。我们谈到似乎德国甚至整个欧陆哲学的书名常用两个概念来表示,如“存有与时间”、“真理与方法”等,因而就选定鼎国的论文集以《诠释与实践》为书名。

另外,除了洪世谦以主编的身份对于此书作序外,我知道在德国波鸿大学也攻读诠释学的陈宣而博士近来曾研究了鼎国的一些著

作,故就也请她对于此书就其内容大概而写一篇序文。今年7月在巴黎的国际中国哲学会议期间,我见到了长期为鼎国所推崇,也常关心鼎国著作的陈荣灼教授,则请他就更为纵深的视野来写一篇序言,我们读到他(她)们皆在对鼎国的真情流露中凝结出了珠玑的字句,更加深了我们对于鼎国人格的缅怀,及对于其学术精神与成就的尊崇。

今年(2011)7月底我卸下了主任一职,旋即在8月31日来美国纽约佛丹大学(Fordham University)进行一年的学术研究。离台之前我对于鼎国论文集的出版进度还放不下心。一年来,静兰、易儒与目前的孝仪助教,先后带领着系上同学对鼎国的论文做收录、誊写与校对的工作。在此对她(他)们的辛劳表示感谢之意。对于政大出版社之慨允出版鼎国的论文集,我当然也要代表系上对之表示感谢;唯忝以为政大出版社自有责任为长期曾贡献本校良多的一位杰出教授出版其著作,当然尔后也将以曾出版此堪称经典的著作为荣。

汪文圣

写于纽约市 2011 年中秋夜

谢谢张老师,明天见

这篇文章迟迟无法下笔,延宕多日。一方面是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知道怎么和老师相处的学生。另一方面,我总希望多点时间,以延迟的方式,细细回想我与张老师相处时许多不经意或早已遗忘的小细节,而这些小细节在多年后的今日,像小水纹逐渐扩散在我整个脑海中。也印证了死亡不是结束,而是以到达边缘的方式,不断展开对存在的延续和增补。

记得与张老师的相遇,是在我研二上学期的“诠释学论争”,也是从那整学年的堂课之中,我理解到所谓的实践,不仅只有马克思所谈的社会实践。实践的方式也不单指冲撞与对抗;抑或说,张老师以诠释学的角度,让我理解哲学所思考的,不仅是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及改革,还包括一种人文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探问着每一个人该如何立命处事,探问与他者共存的问题,最后透过这一套不断追问的过程,确立面对世界的姿态。换言之,不论是马克思或伽达默尔的社会实践,都思考着人对于世界的投入,都在探寻进入世界的方式,而这样的探问是为了人的解放,为了重获人的精神。它使人不再禁锢在社会制度、科学理性、国家权威、道德令式或者由各类不同事物所建构出来的虚假意识,人不再是作为工具性存在,而是作为处于世界之中的存在者。

也正是在“诠释学论争”的课堂上,我首次感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对于当代哲学的重要性,不论是诠释学抑或是后来我所熟悉当代法国哲学中的福柯、德里达与巴迪欧,这些人无一例外地不断地重回古

希腊哲学，从传统哲学中找寻回应当代问题的出路。这让我理解到重探历史与传统的重要性，也只有奠基在历史基础上的反思，才让思考具备厚度及广度，也让我们的思考跳脱眼前的局限和框架，从更长的历史角度反思当前处境。这样的思考路径不仅影响了我硕士阶段的论文写作，至今仍影响着我阅读当代法国思想家的角度。当代法国哲学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断裂或另类，它不是从天而降的灵光一现，也不是漂浮在空中的绚烂幻影，更非华丽词藻的堆叠，而是一连串奠基在历史基础之上的批判、反思和再理解。

在硕士论文的写作阶段，张老师曾跟我说：“你知道有一种分有，不是切分的概念，而是分享的概念，这样的分有不会因为分给他者而愈来愈少，而是相反地，会因为愈分享给他者而无穷尽地不断增生。”我当时听起来只觉得是个很棒的说法，却没有太多体认。一直到了担任教职后，每每上课和学生们针对某些概念不断地试图将自己的理解与他们分享时，我发现明明备课时还有些焦虑，不晓得是否有能力将这概念诠释得让学生理解。透过对话的分享，我除了更深入理解某个概念外，也扩大了对这概念的理解，愈能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理解、再诠释，增补了文本本身的意义。我这时才意会到，分享真的不会愈分愈少，而是愈分愈多，只有在分享当中，我们跳脱了计算，我们不吝啬于给予，甚至这个过程中不存在损失或消耗的概念，有的只有不间断的扩散。是从自己走向他者，并与他者共存于更大的文本之中，共同生产更丰富的意义。

结束硕士阶段，在负笈法国之前，我央请同为张老师指导学生的意雯，一同去老师新店家中辞行。席间，老师提醒我要倾听他者的声音。至今回想起来，这依旧是中肯而深挚的教诲。在这之前，面对体制的压迫与暴力，我总只能愤怒以对，我甚至无法谅解人们对于不正义的冷漠或者对处于弱势的人无动于衷。多年之后，我的研究主题

也涉及了他者,包括全球化之下,对于外劳、外佣、无国籍者或者非法居留、难民等移动者的处境,以及在台湾,那些声音总是微弱到不被听闻的底层弱势者。这些可见或不可见的他者,实际上都是与我们共存于同一世界的他者,因此只有更认真的面对带有异质性的他者,才能使我们共存的世界,既具有多元差异,又共创、共显人类生存的普世价值。

现在回想起过往的种种,老师虽然沉默,但他的话语间不失幽默,更像是个智者给予我许多启发及安定的力量。从实践哲学、实效历史、对话分享及倾听他者,无一不影响着我日后的哲学思考。尤其张老师晚年,在2005至2006年的国科会计划:“当代实践哲学课题研究”,针对全球化、他者、“我们”等议题进行研究,强调跨界及他者在理解、诠释和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性。延续着多年的关怀,张老师在最后一篇遗作中,重新追问了当前人类如何共存的可能性。透过将政治还原为公众空间的概念,将政治视为是人对存有物的整体理解以及人与其他存有者的整体关系,使政治参与还给众人,也开放给众人,尤其是少数者,从而重构“世界”图像,“让每一个人自身‘存在’的方式,进入实际历史与共同命运,探讨‘共同存有’问题,所有人共同的世界”。这些深刻的思想,不仅看见一位哲学家对于世界的关怀及期盼,也同时对于思考当前人类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启发式的开端。这些亦是作为我目前及日后持续思考的终极关怀。

如同一开始所说,从小我就是个不太知道怎么和老师相处的学生,所以在政大期间,即便张老师对我受益良多,包括求学做人、对哲学的崇敬和谦卑、对古希腊及诠释学的兴趣等等,这些都深深地铭刻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告诉张老师,我幸运地在求学的路上遇到他,他以自身行动,以一种非语言的方式,以他特有的实践哲学,修正我阅读及性格上的躁进,并为我开启哲学

的另一个面向,相信心细的张老师能感受到我那份说不出口的感激。

张老师的骤然离开,让所有认识他的师长、朋友感到扼腕。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在惊讶之余,顿时失去了知识上、心灵上和精神上的依靠。然而张老师却也同时留给了我们更多,仿佛作为一个更大的存有及更大的文本,让我们这群学生即便在多年之后,仍持续投入张老师所揭露的境域,对他进行重新再理解的工作,慢慢地捕捉张老师的思想轨迹。受所长汪文圣老师及彭文林老师之托,建议我邀请几位张老师的学生共同编辑纪念论文集,在二位老师的建议下,邀集了包括欣白、名珍,建国、育兆共同担任这项工作。除了欣白与名珍,我与编辑小组的其他成员素未谋面,然而这项工作让我们这群授业于张老师的学生跨越时间、空间,重新地共在、共通于由张老师替我们开启的场域中。

纪念论文集的编排方式,在小组成员多次讨论后,希望论文集一方面重新理解张老师的学术旨趣及哲学关怀,另一方面也试图凸显张老师特有的学术风格及其重要性,因此在文集的编排上,就以上述两点为思考的方向。

诠释学无疑是构成张老师学术研究的基础,然而对张老师来说,诠释学除了是理解与对话外,更是一门实践的哲学。因此,对于诠释学的论争及讨论,构成了张老师学术工作重要的一环。正如张老师所指出,诠释学的经典解读及对话活动牵涉“不同的理解”、“不同思考的他人”,以及“对其他人的理解”三个层次。而“对于持不同意见者”及“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读”更是长久以来诠释学所面临的艰巨工作。也因此包括阿佩尔、哈贝马斯的批判诠释学、利科的反思诠释学抑或是伽达默尔实践诠释学,甚至包括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张老师都试图以诠释学的方法保持对话的开放性并听到他者的声音,让这些不同诠释学,在争论、对话的过程中重新丰富文本并理解他者。这同

时也看出了张老师哲学上的实践性格,如同伽达默尔在重视经典的同时,不忘对于传统的批判与反思。老师的实践哲学,从诠释学出发,以书写、对话、诠释和修辞作为行动,以反思传统、权威、历史作为实践,试图回应当代问题。这是张老师的哲学中,特有的实践向度,一种积极介入的哲学态度。正如同张老师所说,真正的诠释理解是要能讲述给别人,让别人相信其效应并采纳其要旨,成为可共同实践的理念。因此,本论文集的第一部——“诠释学论争及当代哲学对话”,收录关于诠释学或对于诠释学文本的解读,或者以诠释学的观点出发,所引发的对话和探讨。这部分强调的是张老师一贯的哲学关怀:诠释、理解、对话与实践。

在一份由师母所寄来的张老师写作计划中,张老师提到该年度要进行“哲学流派发展或哲学家论述”,计划中详列了许多流派及哲学家。这也凸显了张老师学术工作的第二个特点,即张老师近年来所强调的人文学面向。立足于对过去的重新理解与爬梳,强调人文所具有时间向度,对于过去的理解不仅在于阅读历史,更在于透过历史的厚度,以一种穿透的方式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亦即将未来的反思与出口,立著于实效历史(effective history)的基础上。张老师指出:“实效历史指出人类有效性、历史性的存在如何可能彰显存有的意义。语言活动、问答、对话、交流、沟通,环绕所有理解和诠释进行的具体实现,都不再只是个别主体性本身的问题,而是分有和共享发生的范围。”因此本论文集的第二部——“面对未来——重探与追踪”,收录张老师对于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等不同时代哲学家的重新理解,以及透过这些历史向度的考察,打开当代问题的缺口,并作为朝向未来的可能性。

德希达曾说,追忆不是单纯地对过去的召唤,亦非使过去重新再现,而是为了描绘未来。悼念他者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者早

已无可化约地内化于主体之中,他者的他异性已在主体之中延异,这种延异确认了他者对于主体生命的刻痕及影响,肯定了他者在主体不断重构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性。然而,这种不可能完成的悼念也同时构成了无止境的悼念,他者仍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与主体相遇,主体透过追忆表现为无尽的友谊、责任与承诺,这样的承诺无法兑现,不是经济式的,却永久有效。

最后,仅代表所有编辑小组成员

谢谢张老师,明天见。

洪世谦

2011年6月于高雄·西子湾

序

虽然我只是较鼎国痴长数年,但由于他一生都十分客套地以老师尊称我,所以兹容我以一如往昔与他讨论哲学的方式来为其论文集撰序。纵使鼎国已无法亲自参与对话,不过,特别地对于我所提出之不同意见与问题,很盼望其传人与后学将来可以做出回应。伽达默尔毕生坚持“对话”(dialogue)乃系哲学活动之基本型式,而“对话”之本质结构就是“发问”(questioning)与“回答”(answering)。作为其再传弟子的鼎国当会喜欢这种撰写方式。

鼎国一生钟情于德国哲学,而其研究重点主要特别集中于德国的实践哲学与美学。在方法论上他追随现象学和解释学之进路。不过,鼎国最早的兴趣是落在海德格尔之《存有与时间》的思想。而相应于德国于七〇年代出现的“实践哲学转向”,其研究也随着做出“回真向俗”之改变。因此,后来于图宾根大学其博士论文便是以伽达默尔之解释学实践思想为题。而他的论文导师 Bubner 教授不但为伽达默尔之爱徒,且是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由于 Bubner 早年曾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日夕与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相过从。因此,后来鼎国亦对“批判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从这本论文集之丰富内容可以清楚见出鼎国一生于德国哲学研究上用功之勤。除了严肃的学术课题外,他对德国哲学界之发展动

态也非常关切,即使学成归国后还对此时加报导。其目标不仅在于提高国人于这方面的认识,且还希望借此将德国对思想文化之重视精神移植至本土。

二

于鼎国一生的哲学旅途明显地出现两次转向:先有“实践哲学转向”,后则有“美学的转向”。在此一角度来看,可以说鼎国走过尼采相同的路径。尼采早期便孜孜于透过深化康德之道德哲学来扬弃柏拉图主义,晚年则喊出“艺术是最后的救赎力量”之口号。然而差异的是:首先,尼采系属于 19 世纪,鼎国则是属于 20 世纪。其次,当年尼采是只身上道,而鼎国是与当代德国哲学之发展同步前进。最后,与尼采自叹来得太早迥殊,鼎国较能认同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之著名论调:雅典娜女神的猫头鹰只于傍晚才起飞。

不过,更重要的是,鼎国信奉黑格尔对哲学所赋予的定义:“于思想中掌握其时代。”职是之故,鼎国之著作虽然大都旁征博引,但却毫无那种乱抛书包的经院式学究作风之弊,反而给人一股强烈的时代感。

当然,从一反思的观点以言,我便颇长期间质疑一向强调实践哲学的鼎国之转向艺术哲学是否代表某种方式的退缩。因为正如十分清楚地表现于马克思的著名论点:“哲学致力于理解世界,其目标在于改变世界。”但艺术如何能有助于改变世界呢?百年来中国不是充满大小之连串革命吗?然而却迄今尚未成功!

但是今次再度来德却使我有缘体会到鼎国之转向的深层意义,然而也同时见出个中一些可能的局限。上月底于柏林所举行之“洪堡基金会”的年会中,当被问及与 20 年前相比德国有何变化时,